·“中药药性、功效与应用”专题·

基于本草认识的半夏药理及对中药药性理论的思考*

杨熠文 杨柏灿#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上海 201203)

摘要:半夏的历代本草认识体现于中药药性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涵盖了半夏的药源、药性、药效、药用与药理。通过对半夏药理的分析,表明中药药理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指导,以药物的外在物象为依据,结合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解释、分析药物作用规律与原理的理论,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药源、药性、药效与药用各个方面。因此,对中药的认识与应用必须重视历代本草文献的记载,全面、系统地予以解析,方能有效地指导临床用药。

关键词::本草认识;半夏;药理;中药药性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23.06.004 **中图分类号**:R285.1

Perspectives on the pharmacology of Pinellia Ternata and the theory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based on the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YANG Yiwen, YANG Baican#
(Academ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Pinellia Ternata is reflect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ncluding the medicinal source, properties, efficacy, medicinal use and pharmacolog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harmacology of Pinellia Ternata, it was shown that the pharmacolog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 guided by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of th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and clinical practice, to explain and analyze the laws and principles of the medicinal action. This integrate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sources, properties, and efficacy of the medicine. Therefor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ecords of ancient Chinese herbal literature, which must be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o effectively guide clinical medication.

Keywords: materia medica literature; Pinellia Ternata; pharmacology; medicin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 YANG Baican, Doctoral superviso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o. 1200, Cailun Road, Pudong New District, Shanghai 201203. E-mail: bcy2002@sina.com

Funding: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2204642)
Conflicts of interest: Neither of the authors have 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nd both of the authors have read and approved this manuscript.

杨熠文,男,博士,讲师
通信作者:杨柏灿,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临床中药学及中药基础理论,E-mail:bcy2002@sina.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82204642)

“半夏”始见于先秦时期《吕氏春秋》，其药用最早收录于《五十二病方》及《黄帝内经》。自《神农本草经》具体记载了半夏的药名、药用、药性及生长环境后，历代本草文献对半夏的认识和应用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系统的半夏药理认知。本文旨在通过对历代本草文献中有关半夏药理的认识进行系统归纳与梳理，进而探讨中药药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1　半夏的药性之理

半夏的药性包括性味、归经、升降浮沉、毒性、润燥等。历代关于半夏药性之理的阐释均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半夏的生长特性、性状特征等外在物象，结合医理、临床实践逐步形成。

1.1　半夏的生长特性与药性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便观察到半夏的生长特性和规律，并以此阐释半夏的药性。如《吕氏春秋》言：“仲夏之月……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1]《本草述钩元》进一步明确半夏“二月生苗，夏至后即枯”[2]。半夏的生长于冬至后萌动，并随温度的升高而逐渐旺盛，至仲夏时节出现地上部分枯萎倒苗[3]。仲夏时节阳气盛极而阴气渐起，是一年四季中阴阳交替之际。半夏在这一时节发生倒苗的特性使之能将地上的阳热之气引入地下，以实现半夏根茎对土壤中养分的充分吸收，进而催生半夏根茎的成熟。将这种特殊的“生”作为该时节的物候标志，反映了古人对半夏生长特性的深刻认识。这种在阴阳转枢时节发生地上倒苗、地下生长的物象对于半夏的药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景岳认为，半夏的这种物象特征赋予了半夏“可升可降，阳中阴也”[4]的特性，《本经疏证》亦认为其有“阴阳相间之德”[5]361，使之升降浮沉皆备而以沉降为主。

1.2　半夏的性状特征与药性

对于半夏的性状特征，古人多通过观察其形态、性质、质地、色泽等方面获知，进而总结、分析半夏的药性。如《本草经集注》提及半夏“以肉白者为佳”[6]256，亦有记载“用之皆先汤洗十许过，令滑尽，不尔，戟人咽喉”[6]256，观察到半夏表面附有黏涎质，入口后味辛辣，因此，明确了半夏的外观性状为色白、体滑有黏液、辛辣之味，对咽喉具有强烈刺激，并具有毒性。

同时，古人也认识到半夏的采收时令主要在 5 月和 8 月，而以 8 月采收为佳，如《名医别录》明确半夏“五月、八月采根”[7]242；《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引《蜀图经》云：“五月采则虚小，八月采乃实大。”[8]突出半夏根茎成熟于秋时。根据半夏根成于秋时及色白味辛的特点，《神农本草经疏》《神农本草经读》《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以五行理论为指导，认为秋成、色白、味辛相应，故半夏“得土金之气”[9]376“禀天秋金之燥气”[10]“禀秋金收降之性”[11]93。因此，赋予半夏性温燥，味大辛，主沉降，归肺、脾、胃经的药性特点。

此外，《本草纲目》《景岳全书》《本草求真》等根据半夏体表附有滑润涎液的特点，结合“辛以润之”理论，又认为半夏应为“体滑性燥”“能燥能润”。

1.3　半夏主治病证的医理与药性

半夏药性之理的认识与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和临床实践密不可分。《本草蒙筌》提出了半夏治痰的要点在于“半夏惟入脾以泻痰之标，不能入肾以泻痰之本”[12]138；《本草衍义》中以“脾恶湿，湿则濡而困，困则不能制水”的医理，从痰湿与脏腑的关系解释以半夏治疗“痰湿困脾”“湿胜则泻”所引起的“男子夜数如厕”的案例[13]，进而明确了半夏性燥且归脾经的药性之理。

正是历代医家对半夏药性理论的不断发展、丰富，才形成了目前完整的半夏药性特点，即半夏药用块根、性味辛温、归肺脾胃经、有毒、既润又燥而以燥为主、升降浮沉皆备而以沉降为主。

2　半夏的药效之理

2.1　化痰之理

化痰是半夏的核心功效。历代医家对其化痰之理的认识多从半夏的药性特点结合医理予以阐释。

《本草纲目》与《本草求真》根据痰的来源、病位、病性等要素，从半夏的药性特点解析其化痰之理，《本草纲目》言：“脾无留湿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14]《本草求真》记载“脾苦湿，必得味辛气温以为之燥。半夏辛温，能于脾中涤痰除垢，痰去而脾自健，故云能以健脾也”[15]111，认为半夏因辛温、体滑、性燥，故能祛湿邪、健脾胃以发挥化痰之效。

《本草思辨录》载：“半夏为治呕吐胸满之要药……推之治心痞、治腹胀、治咳、治咽喉不利，一皆开结降逆之功……半夏体滑性燥，足以廓清之也。”[16]从少阳病证的特点和小柴胡汤的主治推论半夏通过其体滑性燥、味辛开结、气平降逆的药性亦能用于治疗因痰引发的多种病证。

2.2　降逆之理

降逆是半夏的另一主要功效，用于气机上逆之

病证,包括降逆肺气以治疗肺气上逆之咳喘眩晕、降逆胃气以治疗胃气上逆之呕吐反酸。对其降逆之理多从气机上逆的原理与半夏的药性特点予以诠释。

《本草经解》云:“咳逆头眩者,痰在肺,则气不下降,气逆而头晕眩也……半夏辛平消痰,所以主之。”[17]故认为痰邪阻肺而导致肺气上逆,而半夏辛平,功善消痰,故能消痰以降逆肺气。

同时,半夏的药用部位为根茎,采收于秋季,禀赋秋金肃杀之气的特性更赋予其降逆之效。《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凡味辛之至者,皆禀秋金收降之性,故力能下达为降胃安冲之主药。为其能降胃安冲,所以能止呕吐,能引肺中、胃中湿痰下行,纳气定喘。能治胃气厥逆、吐血、衄血。”[11]93-94 强调禀秋金收降之性是半夏降逆肺胃之气的主要原理。

2.3 安神之理

半夏治疗不寐的历史悠久,早在《灵枢·邪客》中就有记载,其治疗不寐的经典方剂半夏秫米汤中的君药便是半夏。对其安神之理,本草文献中多从“阳入于阴”的生理和“阳不入阴”的病理并结合半夏的生长特性,认为半夏在冬至阳生后萌芽,在夏至阴生时倒苗,能够将地上的阳热之气引入阴寒的地下,赋予了其能引阳入阴、交通阴阳之特性,以达安神之效。如《本经疏证》云:“半夏生于阳长之会,成于阴生之交,故其为功,能使人身正气自阳入阴,能不使人身邪气自阳入阴。使正气自阳入阴,则内经所谓卫气行于阳,不得入于阴,为不寐,饮以半夏汤,阴阳既通,其卧立至,是也。”[5]355 从半夏生于阳、成于阴的生长特性,解析半夏“引阳入阴”的安神之理。

2.4 解毒之理

解毒是半夏最早被认知与应用的功效。早在《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关于半夏治疗“颐痈”的记载[18],其后《名医别录》中记载用半夏“消痈肿”[7]242,《药性论》记载用新鲜半夏“摩涂痈肿不消”[19]58,《本草蒙筌》则突出了半夏的解毒特点与用法“生半夏消痈肿,成颗者摩水,敷蝎子螫人,涂上即愈”[12]138。

使用半夏解毒有2个要点,即生用、外用。其解毒的原理亦与毒的类型有关,毒可以分为热毒与虫蛇之毒。半夏用于治疗热毒引起的痈肿与其散结消肿止痛的功效有关;而虫蛇之毒为生物毒,毒性剧烈,致病性强,非一般解毒药可治之。生半夏之所以能解蛇虫之毒,在于其本身具有较强的毒性,以己之毒克、解虫蛇之毒素,但因其毒性较大,内服对机体易造成损伤,故宜外用调敷。

3 半夏的药用之理

无论是半夏的药性还是药效,最终体现在具体应用中,包括炮制、配伍与使用禁忌。

3.1 炮制之理

炮制的目的在于确保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适于病情治疗的需要,拓展药物的应用范围。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半夏炮制方法,并明确了不同炮制方法的目的与原理。

洗净半夏体表的滑液,以预防半夏所导致的不良反应。《本草经集注》载:“不厌陈久,用之皆先汤洗十许过,令滑尽,不尔,戟人咽喉。”[6]256 古代医家认识到半夏对咽喉的刺激与其表面的黏液有关,故需要洗净,以避免其刺激咽喉产生“令人气逆,肝气怒满[20]”的不良反应。

陈化可以减轻半夏的燥性。《本草经集注》载:“凡野狼毒、枳实、橘皮、半夏、麻黄、吴茱萸,皆欲得陈久者良。”[6]33 指出半夏以陈久者为良,属中药“六陈”之一。《本草从新》载:“用药有宜陈久者……如南星、半夏、麻黄……之类,皆以陈久者为佳,或取其烈性减,或取其火气脱也。”[21]10 指出通过陈化的方式能够缓解半夏温燥之性。

加用辅料以监制半夏的毒性,拓展半夏的适应证。生半夏具有毒性,常以生姜、黑豆、甘草等作为辅料炮制。《药性论》记载半夏“其毒以生姜等分制而用之”[19]58,《本草蒙筌》言“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平和[12]14”,利用生姜、黑豆、甘草以监制半夏的毒性,同时,通过加用相应辅料亦可拓展半夏的适用范围。如《本草从新》详尽记载了半夏在以不同辅料炮制后其化痰适应证的范围涉及皮里膜外之痰、热痰、风痰等,与加用白芥子、竹沥、牛胆汁等相应辅料有关[21]103。

3.2 配伍之理

“七情配伍”是中药配伍应用的基本形式。对于半夏的配伍,早在《本草经集注》中就已明确:“射干为之使,恶皂荚,畏雄黄、生姜、干姜、秦皮、龟甲,反乌头。”[6]256《药性论》亦有“柴胡为之使”[19]58 之论述,可见半夏的配伍应用几乎涵盖七情配伍的所有内容,包括增效、扩大适应证的相须、相使配伍,监制不良反应的相畏、相杀配伍,降低药效的相恶配伍,加重或产生毒性的相反配伍。半夏的配伍形式,其原理与半夏治疗病证所涉及的医理、半夏与所配伍药物间的药性、药效的关系和效用密切相关。

半夏在与其药性、药效相似的药物配伍后可产生互补、协同、增效反应。如半夏与生姜皆归于胃经,均可辛温散寒止呕,用以治疗寒湿中阻、胃气上逆之呕吐,二者配伍后和胃降逆止呕的作用明显增强,诚如《本草求真》所言:“胃为痰气壅塞,则胃不和之极,半夏既能温脾以除痰,又合生姜暖胃以除呕……故云能以和胃也。”[15]111 又如半夏与陈皮均性温燥,归于肺、脾经,功善燥湿化痰,二者配伍可以针对痰的病性、病源、病位、病机、病证发挥合力之效,使化痰的力量明显增强,从而成为治疗痰证的经典药对,《本草求真》对此提出“合陈皮、茯苓、甘草名二陈汤,为治痰之总剂”。[15]112

半夏与配伍药物可产生药味合化反应。药味不同,功效有异。不同药味的药物配伍所产生的药效并非简单叠加,亦可产生新的功效,此即药味的合化反应。半夏是体现药味合化反应的代表性药物,半夏生长特性所赋予的“阴阳相间之德”使之辛苦兼备,既升又降,随不同的药物配伍而产生辛开苦降的多种作用形式。如《本经逢原》云:“柴胡为之使,故柴胡汤用之,虽云止呕,亦助柴、芩主寒热往来。”[22]104 半夏与柴胡配伍,既辛散祛邪而解少阳之邪,又苦降和胃而疏少阳之机,实现和解少阳之用。辛温之半夏与苦寒之黄芩、黄连配伍,辛散开破,苦泄降逆,可以发挥消痞散结之功。

半夏与配伍药物可产生监制去性存用的反应。半夏辛温性燥,化痰作用明显,为治疗痰证的要药,《本草新编》言半夏“无论火痰、寒痰、湿痰、老痰与痰饮、痰核、痰涎、痰结、痰迷,俱可用”[23]184。但痰证复杂多样,有寒热燥湿之分,故在半夏治疗痰证的应用中,常配伍一些药性相反的药物,以监制半夏的温燥之性,而取其化痰之用。对此《本经逢原》载“同苍术、茯苓治湿痰,同瓜蒌、黄芩治热痰,同南星、前胡治风痰,同芥子、姜汁治寒痰”[22]104,概括了半夏治疗各种痰证的配伍规律,且在这些不同的配伍中均以半夏为主。

3.3　禁忌之理

3.3.1　病证禁忌

历代医家对半夏病证禁忌的认识高度一致。《本草害利》详细列举了半夏的禁忌病证,载:“故凡一切吐血、衄血、齿衄、舌上出血、金疮,产后失血过多,尿血、便血、肾水真阴不足发渴,阳虚自汗,阴虚盗汗,内热烦躁出汗诸症,皆当禁者也……凡痰中带血,口渴咽干,阴虚咳嗽者,大忌。”[24]《神农本草经疏》则对其进行了精练的概括,言“半夏温性燥而有毒……其所大忌者,乃在阴虚血少、津液不足诸病,故古人立三禁,谓血家、渴家、汗家也”[9]380,指出凡阴虚津亏血少者禁用半夏。究其禁忌之理在于半夏的辛温燥烈之性,易伤阴助火,加重阴液、津液、血液的损耗。

3.3.2　妊娠禁忌

《名医别录》最早明确半夏会导致“胎堕”[7]242,后世医家亦高度认同,并将其列为半夏的应用禁忌,明确孕妇禁用或慎用半夏。如《本草品汇精要》提出半夏“妊娠不可服”[25],《本草新编》言:“孕妇勿用,恐坠胎元[23]184。”《本草从新》云:“孕妇服之,能损胎。”[21]102 表明半夏的辛温燥烈之性有导致堕胎之虞,而半夏的毒性则会损伤胎儿和母体。

3.3.3　配伍禁忌

半夏与乌头的相反配伍始载于《本草经集注》,后世本草均予以认同。对于二者配伍的相反之理,本草文献的认识并无详细解释,《本草求真》云:“乌头辛燥悍烈。故反。”[15]112 认为半夏与乌头同属辛温燥烈有毒之品,配伍后会使燥烈之性与毒性更甚。此外,根据“十八反”中同样禁与乌头同用的瓜蒌类、贝母类药材,三者皆为化痰要药,故其相反之理亦可从乌头辛热燥烈之性,助热伤阴而不利于其他药物的化痰之功阐释。

此外,在饮食禁忌中,服用半夏期间禁食羊血、羊肉、海藻、饴糖,《本草求真》将其解释为“以甘腻凝滞故忌”[15]112。

4　中药药性理论的思考

4.1　中药药性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历代本草对半夏的认识体现于中药药性理论的各个方面,除性味、归经、毒性、升降浮沉、润燥等药物的基本性能外,还外延至药物的药源与药用。其中,药源作为药物的自然属性,涉及药物的产地、采收时节、生长特性、用药部位等物象,决定了药性的基础;药用则更多涉及药物的人为属性,与炮制、配伍、禁忌、用量、用法等有关,是影响药性变化的因素。药性、药源、药用最终决定了药物的功用,并通过药物功用得以体现。因此,对药物功用的影响因素皆可纳入中药药性理论体系。

4.2　中药药理的本质

“药理”之名并非西医学专属,其在古代文献中早已存在。“药理”一词的提出始于《本草经集注》,言“寻万物之性,皆有离合,虎啸风生,龙吟云起……多如此类,其理不可得而思之。至于诸药,尤能递为利害……药理既昧,所以人多轻之”[6]64,意

指药物的药性理论。《宋徽宗圣济经》中则以“药理”名篇,载“药均有材,材均可用。五药之性不同,因其材而用之,皆足以已人之疾。盖一物具一妙理。王者能穷理尽性而至于命也,则因药之理而明之……然后养生、治疾之旨昭然名于天下也”[26],旨在探究药物的作用原理。

对半夏的药理认识表明中药药理是建立在人体生理、病理基础上的药物作用原理,贯穿了整个中药药性理论体系。其本质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指导,通过药物外在物象,结合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用以解释、分析药物作用规律与原理的理论体系,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医理、药源、药性、药效与药用各个方面[27]。

5　小结

半夏药用历史悠久,本草文献记载丰富,为正确认识、合理使用、开展半夏的现代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中药的应用与研究必须重视历代本草文献的认识[28],全面、系统地予以解析,不但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用药,并在传承精华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参考文献:

[1] 吕氏春秋[M]. 冀昀, 主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88.
[2] 杨时泰. 本草述钩元[M]. 黄雄, 崔晓艳, 编著.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401.
[3] 董诚明, 谷巍. 药用植物栽培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179.
[4] 张景岳. 本草正[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7: 54.
[5] 邹澍. 本经疏证[M]. 郭瑞华,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6]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7] 陶弘景. 名医别录 [M]. 尚志钧,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242.
[8]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245.
[9] 缪希雍. 神农本草经疏[M]. 郑金生, 校注.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2.
[10] 陈修园. 神农本草经读[M]. 肖钦朗, 校注.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94.
[11] 张锡纯. 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上)[M]. 柳西河, 重订.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12]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张印生, 韩学杰, 赵慧玲, 校注.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8.
[13]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梁茂新, 范颖, 点评.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
[14] 李时珍. 金陵本《本草纲目》新校正[M]. 钱超尘, 校注.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775.
[15]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席与民, 朱肇和, 校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
[16] 周岩. 本草思辨录[M]. 陆拯, 校点.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69.
[17] 叶天士. 本草经解[M]. 张淼, 伍悦,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47.
[18] 尚志钧.《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21: 70.
[19] 甄权. 药性论[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58.
[20] 雷敩. 雷公炮炙论[M]. 王兴法, 辑校. 上海: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 1986: 97.
[21] 吴仪洛. 本草从新[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8.
[22] 张璐. 本经逢原[M]. 2 版. 赵小青, 裴晓峰, 杜亚伟,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04.
[23] 陈士铎. 本草新编[M]. 柳长华, 徐春波,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184.
[24] 凌奂. 本草害利[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2: 94.
[25]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287.
[26] 赵佶. 宋徽宗圣济经[M]. 李顺保, 程玫, 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4: 148.
[27] 魏小云, 刘琼, 李悦, 等. 探讨古代中药的药理认识与传承[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0, 54(5):73-76.
[28] 毕磊, 刘欣, 崔一然. 物质论下中药药性研究现状与思考[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45(12): 1236-1241.

(收稿日期:2022-12-21; 网络出版日期:2023-04-12)
责任编辑:徐昉